

Exploration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ihong Cao

1. Xinjiang Open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00,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hangji University,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are the main for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farmers and professional farmers, this paper draws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fessional farmer training modes, combin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such as imperfect systems, unsound mechanisms, disconnection from actual needs, and path dependence. Corresponding train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perfecting the training system, establishing an access system, and using information-based means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training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探究

曹瑞红

1. 新疆开放大学, 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2. 昌吉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中国·新疆 昌吉 831100

摘要

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文章在分析传统农民与职业农民内涵特征的基础上, 借鉴国内外职业农民的培训模式, 结合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现状, 剖析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与实际需要脱节、路径依赖等问题, 并提出完善法律制度、健全培育体系、构建准入制度、运用信息化手段满足职业农民多样化需求等培养策略。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 “百业农为先, 农兴百业兴”。《乡村全民振兴规划(2024-2027年)》指出: “要健全推动乡村全民振兴长效机制,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乡村振兴, 需要培养农业“领头雁”, 多措并举吸纳壮大农业人才队伍, 完善职业农民培训体系, 提升职业农民的综合素养, 培育一大批“懂农业、

爱农村、亲农民”的职业农民^[1]。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虽已发展多年, 但在培育过程中目前仍面临培训体系不完善、内容与实际脱节、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结合国内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

2 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特征

2.1 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界定

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曾对职业农民下过经典的定义, 他认为: “职业农民是充分进入市场, 将农业作为产业, 并利用一些可能使农业收益最大化的一个特殊群体。^[2]”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官方认可的称谓, 首次出现在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 被界定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晓政策、守法纪、有组织、对生态、环境、社会和后人承担责任的新型职业人”^[3]。学术界诸多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进行界定, 但未由统一定义。本研究认为, 新型职业农民既是一

【基金项目】2023年度新疆社科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新疆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2023BJYX119)。

【作者简介】曹瑞红(1981-), 女, 中国山东菏泽人, 博士, 副教授, 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今天乡村振兴背景下，可将新型职业农民界定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农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专业者。

2.2 新型职业农民的特征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具有农业情怀。作为新型职业农民要热爱农业、喜欢农村，认同农民这个身份地位。二是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现代市场观念。三是有尊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以农业收入为主，收入不低于城市。在职业能力上主要表现为：

2.2.1 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

新型职业农民是一种新型的职业类型，而非一种简单的农民身份。作为职业人，他们需要具备较强的农业生产经营技能，促进自身职业能力发展，以获取职业报酬，进而形成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规划理念。据调查研究，无论是技术技能型新型职业农民还是社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均具有提升技术技能的需求^[4]。因此，新型职业农民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并能够熟练运用生产技术进行农业活动，以实现科技兴农。

2.2.2 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

当今的新型职业农民不再单纯地将务农作为一种生存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一生的事业来经营。新型职业农民以经营农业为工作对象，将农产品或农业相关经营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并以获得最大利润为职业目标。他们不但需要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同时能够在实际生产中善于利用各类资源，合理配置资源，掌握市场规律与运行规则，会将市场化的理念贯穿于农作物或养殖业的整个生长周期，通过生产、销售、交易、分配等各环节的系统化的市场运作，以实现农业经营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2.2.3 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新型职业农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学历上较之前的传统农民有较大提升，他们中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者，返乡大学生正逐渐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他们积极投入到乡村振兴计划之中，为当地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贡献了应有的力量。目前，国家也在积极引导退伍军人、未就业的大学生、返乡人员、退休专家等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发挥他们较高的文化素养优势，以文化为载体承担起传承和弘扬农业文化、农业发展的时代重任。

2.2.4 具有现代信息化应用能力

现代农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农业的信息化、科技化。乡村振兴、现代农业的发展要以信息化为载体，以科技与人才为支撑，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和运营体系是建立在科技文化、技术技能基础之上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掌握一定信息技术的高素质农民，他们作为理性经济人，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他们必定会主动掌握信息化能力，以获取有关农业生产与经营的技术技能，改善生产管理，提升种植养殖技术。尤其是

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需要核心公关技术，在农业育种、农业种植、农产品销售等环节充分发挥信息化技术优势，实现农业发展的智慧化与智能化。

3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现状分析

3.1 培养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培养机制尚不健全

我国一贯注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之中。《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指出，从新型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看，2018年该群体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1.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2020年2月）中强调要加快建设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可见，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并不断得以加强。

但目前我国主要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职业院校、农业企业等为主体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培训，多数地区仍采用“政府主导、院校或企业实施、农民参与”的培养模式，这种培训模式存在以下问题：院校或企业对培训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不能够有效实施培训；培训实施主体主要是政府主导，职业院校或农业企业主动参与意识不够；缺乏对培训过程、培训效果的监督，考核、监督机制不健全，有些存在培训走过场、效果不理想等现象。因此，培训机制仍需健全。

3.2 培训内容与培训需求适配度不足

一些培训机构受师资水平、场地资源、信息化手段等条件限制，培训能力有限。在培训过程中培训精准度不足，比如职业院校存在以学历教育为主、业务培训为辅的现象，培训内容与农民实际需要适配性不强等问题。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学历是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必经之路，但学历晋升与职业技能培训需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所侧重。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培训具有“即时效应”，而学历教育没有。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要关注职业培训的作用，并应以新型职业农民的实际需要为主。有学者研究发现，某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40%的农民认为培训内容缺乏创新，31%认为内容不实用^[6]，且培训多侧重于理论讲解，实操课程较少。培训内容缺乏创新，培训主要侧重于种养殖技术传授，忽视农业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保险等综合能力培养。培训中信息化技术运用不足，培训内容对有关新型职业农民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捕捉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关注不够，导致新型职业农民不能获得信息化带来的红利，错失许多发展机会。

3.3 新型职业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在政府主导培训的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被动参与培训。受培训前的宣传力度、培训时间与新型职业农民时间匹配度、培训内容精准度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新型职业农民接受培训的兴致不高。课题研究中对一些地区的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访谈，访谈中，多数被访者表示自己参加过培训，但感觉效果一般，对自身帮助不是很大，多数问题还是靠自己

去解决而非来自于培训人员的指导。有些被访者也表示,接受的培训存在重复现象,每年培训都是围绕同样的内容,培训内容更新不足,且培训之前多数没有开展需求调研,导致培训的内容不精准,难以提升接收培训者的积极性。

3.4 培训存在路径依赖与制度障碍

所谓路径依赖,它与物理学上的“惯性”类似,受初始条件的动力或自增强机制所限^[7]。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培训内容受初始条件所限,认为农民缺少技术,因此需要开展技术培训。技术技能是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今天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已不仅限于技术,政策培训、发展模式的创新、经营管理理念更新等已成为制约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主要瓶颈。如西北地区的农民更缺乏水利资源,他们通过培训掌握了滴灌技术,但水源问题、水资源的价格并非能通过培训解决,他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因此政策培训是他们所亟需的。在政府主导下,新型职业农民更希望出台更多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创新路径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在国际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培训模式,主要包括北美模式、西欧模式、东亚模式^[8]。东亚模式主要指超小型的农户、农协职业化模式,如日本、韩国,特们典型的特征是国家统筹规划农民的教育培训,农业部门和教育部门分工协作,发挥农协的主导性作用。北美模式是超大型农场主加私营企业为主的农民职业化模式,如美国、加拿大,其典型特点是三位一体的农民培育体系。西欧模式是政府实施农业证书制度和农民职业考核制度,如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我国的职业农业培育也得到了极大发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如山东模式、陕西模式、博湖模式等。但鉴于培训模式本身的动态化、农民培训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以下几个创新发展的路径。

4.1 完善法律制度,落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

各国非常注重制度建设。日本在1946年就出台了《学校教育法》,规定将旧制的农业学校改为新制的农业高中,并占农业高中的较大比例,农业高中毕业后直接获得从事农业的资。同时日本还建立了《农业合作社法》,构建了职业农民继续教育体系,通过大量立法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美国也出台了《赠地法案》,发展农学,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借鉴世界各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法制化经验,需健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法律体系,通过一些列法律制度保障新兴职业农民的培训权益,从实施主体、运行机制、经费来源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使得他们感受到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满足感与幸福感。

4.2 构建一体多元的培训体系,提升新兴职业农民发展的支撑力

世界各国均在积极推进培训体系一体化建设。北美一

些国家已经构建了教育、科研、推广单位一体化的培育体系,美国的职业农民培训在政府推动下,联合赠地大学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和农业推广。法国也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成为接收职业教育比重最高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通过TAFE学院,鼓励企业、协会、社区参与职业农民培训,形成多元协作的培训体系。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在政府主导下,发挥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各机构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发展职业院校的作用,通过职业培训、学历晋升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养。

4.3 建立农民资格准入制度,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专业水平

日本、法国均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为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发放资格证书,作为入职必备条件之一。目前我国也在推行新型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要求新型职业农民持证上岗,但未得到普遍推广。新形势下,我们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与考核制度,职业农民职称制度,为不同等级的职业农民评定初级、中级、高级等职称,并给予不同的职称等级配备相应资源支持,提高其经济收益,增强其社会认同感。

4.4 注重培训内容科学化,发展新型职业农民信息化能力

依据不同地域的特点及特色,结合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将培训内容多元化、精准化。如在发展乡村旅游、建设特色民宿,引导农民实现农村经济来源的多元化。同时做好培训前调研工作,结合时代特点优化培训内容,注重培训内容的实效性。如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应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信息化能力,发展人工智能农业,培养植物工厂通过物联网、物流网实现农业自动化。

参考文献

- [1] 梁成艾,黄旭东.习近平职业农民培育思想的历史溯源与内涵解读[J].青海社会科学,2018(4):20-26.
- [2] 埃里克·沃尔夫.农民(Peasants)[M].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6:86-88.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z].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2012年.
- [4] 杨琴,吴兆明.基于学历提升视角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研究[J].成人教育,2019(12):47-52.
- [5] 王静.《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发布:去年培养高素质农民90万人[EB/OL].http://zw.china.com.cn,2019-10-31.
- [6] 张武刚.基于农民视角下的新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调查分析[J].2018:77-79.
- [7] 梁成艾,代玉芳,王德召.从依赖走向突破: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发展路径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7):162-170.
- [8] 马超,张义兵.国外农民培训的三种模式及其对我国农民培训的启示[J].职业教育研究,2008(2):157-159.